

拷问 法国大革命

Jacques Solé

[法]雅克·索雷 著
王晨译

La Révolution
en questions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拷问 法国大革命

[法]雅克·索雷 著
王晨译



La Révolution
en questio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拷问法国大革命 / (法) 索雷著；王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770-9

I . ①拷… II . ①索… ②王… III . ①法国大革
命－研究 IV . ①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43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拷问法国大革命

[法] 雅克·索雷 著

王晨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0770-9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5

定 价：52.00 元

La Révolution en questions

by Jacques Solé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1988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谨以此书缅怀 安德雷·拉特雷伊 (André Latreille)

感谢他亦师亦友的情谊

革命者是在大海上耕作。

玻利瓦尔 (Bolivar)

革命是野蛮的进步形式。

饶勒斯 (Jaurès)

英译本序言

尤金·韦伯

在这部实用的概要性作品中，雅克·索雷呈现了你想知道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切，提供了你将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从 1789 年以来，大革命的相关描述和诠释便源源不断。随着 1989 年的来临，涓涓细流变成了湍流、大河与洪涛。三级会议召开两百年后，每天都有一篇或多篇关于那个重要年份及其后续发展的论文问世。甚至专家都无法跟上现有的和即将发表的作品的节奏。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他们很难去芜存菁，区分基本的和次要的东西。经过大量思考、再思考和讨论之后，是时候回顾一下我们对大革命的了解，并审视我们的立场了。本书不是对大革命的重新诠释，而是对当代主要相关立场的介绍和比较。这正是它大受欢迎的原因。

索雷回避了理论，因为理论往往具有自证性。使用理论的人不得不证明，事件以某种方式发生了，这是因为它们必须那样发生。它们发生了的事实证明它们注定要发生，并显示了理论家所提理论的正确性。偶然

性、选择、概率和男女个体的干涉被无视，仅仅被当作必然性浪潮上的小舢板。索雷偏爱更加务实的方法，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经常引用法国人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史学家（主要是英国人），后者喜欢把大革命分解成一系列无序的个体、地区，以及派系间的冲突、对立、自主行动和诉求。这种方法使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去解释一切，但能让我们更加接近纷繁的日常现实。

只需扫一眼本书的目录，你就能发现这样做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各篇标题使用的不是肯定句，而是疑问句。耳熟能详的解释有多少合理之处，含有多少水分？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顶峰吗，拿破仑是最后的开明专制君主吗？或者它只是浪漫主义的先兆，拿破仑只是马背上的浪漫主义者？大革命反映了多数法国人的愿望，还是少数人的幻想和狂热？如果说启蒙精神是精英主义的，那么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的激进革命者也都是精英分子。既然如此，民众究竟是反对还是支持大革命呢？这些“民众”又是何人？无论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这些人首先考虑的似乎是自身的利益（地区的、特定的、个人的和家族的），仅仅是不情愿地才顾及政客们所谓的普遍利益。

特定利益和普遍利益间的关系看上去就像革命程式和民众需求间的联系那么薄弱。革命者标榜美德、奉献和公民精神。法国大众所面对的却是贫穷、饥饿、暴

力以及和贫困同样普遍的恐惧。1789年，王国40%的人口依靠救济生活，即五分之二的男性、女性和儿童。革命热情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一边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一边是资源的不足，两者间的平衡总是岌岌可危，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人口下降后才得以解决。

索雷认为，大革命没能改变穷人、妇女或儿童的命运。它也没有开创一个理性时代。大革命提出了公民平等、民族主权、公共自由和世俗政府等影响深远的原则，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原则面对更多的是阻碍而非支持。那么，它是否至少推动了社会平等，遏制了米拉波所谴责的上层歧视下层的风潮呢？恰恰相反，它创造了一种被批评者归咎于法国人的所谓平等：变得和你的同伴一样好意味着把他打倒在地。

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专制，还是旨在让专制更加高效？如果说它是一场反抗贵族压迫的资产阶级起义，那么谁又是贵族呢？它是由资产阶级还是他们的继承者完成的？事实上，在推动革命和革命性改变方面，贵族和非贵族同样重要。索雷暗示，大革命非但不是一场资产阶级的胜利，反而促成了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这正是资产阶级想要的，通过大革命，其中那些更成功的人比在君主制下更快地达到了目的，而且人数更多。因此，与其说1789年标志着人民主权的开始，不如说它拉开了富人主权的帷幕。在旧制度下，代表财富的不是马克思

所说的工业革命先驱，而是地主和城市有产者；在新制度下，这样的情况得到了延续。大革命非但没有加速工业变革，反而延缓了它。

大革命让国家统一，还是使其分化？人们是因为意识形态而站队，还是政治口号激化了旧有的分歧以及家族和社群矛盾？旧有的冲突（如农民和市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通过新的手足精神得到了解决，还是变得愈发激烈？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让我们注意到了温和语言与暴力行动间的反差。断头机出于人性、效率和平等考虑而被引入（路易十六亲自参与了刀锋形状的改进），但良好的意图却为恐怖铺平了道路。实现民主之民主化的决心很快走岔了道，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方向。对统一的过度坚持演变为排斥或铲除异己：一致性的诉求成了对不同意见的谴责。和“蓄意破坏”一样，18世纪90年代诞生的“恐怖”、“恐怖统治”和“恐怖派”等字眼专门被用来描摹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

大革命是否代表了断裂？毫无疑问。它的目的是对时空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在几年的时间里，官方取消了每周七天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划分，代之以更加“合理”的十进制划分法。甚至月份也获得了“花月”或“雾月”这样引人遐想的新名字。维持得更长久的是新设的行政实体，它们取代了弗兰德尔和勃艮第等历史区划。1789年以来，法国上演了多次革命，但新设的省和后来

作为各省治所而建立的省会一直未受挑战。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深远：各地的风俗、方言和度量衡被国家的度量衡、国家的有效立法和统一的国家语言所取代。地方的特殊主义和特权被取消。已经式微的古老奴役和不平等制度被废止。臣民成了公民。君主制被消灭了。

由于创新如此激进，革命经历如此痛苦，以至于像托克维尔这样的评论者没能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大革命同样是早前潮流的延续，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完成的是君主制的未竟目标。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官僚队伍变得更为庞大，行政机构变得更加无孔不入，当局对新公民的控制超过了昔日对旧臣民的。最终，延续和改变的结合似乎在三色旗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白色象征王室，红色和蓝色象征革命的巴黎。

就这样，大革命没有像它所梦想和承诺的那样消灭国家，或者结束人对人的剥削，或者消除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非但没有像许多法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减小，反而得到了加强；作为大革命爆发动因的税收提高了；男性号称获得了自由和平等，事实上却受到更为严格的监控，而且分化更加严重；在新的法律下，女性比 1789 年之前更加不自由和不平等。巴士底狱被攻陷后，政治犯的数量反而达到了大革命前从未有过的水平。

事与愿违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参与者过于年轻：18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人物都不超过40岁，而拿破仑等人更是只有20多岁。卡米耶·德穆兰死时34岁，丹东35岁，罗伯斯庇尔36岁，圣鞠斯特27岁。比年龄更重要的是经验的欠缺。成功领导了17和18世纪革命的英国和美国的绅士们都是公共事务的老手。法国人则不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来得及积累起足够的经验。

有一项革命创新尚未得到充分重视。随着大革命的雪球越滚越大，随着反叛者提出镇压和控制阴谋活动，随着恐怖引发了报复，统治阶级开始面对此前只存在于民众中的暴力和残忍。长久以来，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哲学一直与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残忍和羞辱绝缘，现在却再也无法忽视这些。和其他地区不同，冲突在法国成了一种规范性价值。这种状况将对两个世纪的法国历史产生奇特的影响，危机将变得连绵不绝，但从不会演变成灾难，至少不会比最初的那场灾难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革命的雪崩之势和革命者的无力控制局势引发了混乱，由此催生了比君主制时期更为严重的专制。民众参与的梦想让位于民众冷漠的现实，他们担忧的只是经济动荡。这次所谓的解放经历让众多法国人相信，只有绝对的政府和强有力的行政当局才能确立和维持稳定。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和行政管理者总是在寻

求增进秩序、效率与正义，但也可以并且应当以增进秩序、效率和正义的名义接受挑战。就这样，法国人处在对威权主义和反叛的精神分裂式依恋之中。

大革命的积极防御性包括内战和外战。法国内战很少有缓和的迹象。对外战争的兴趣降温更快，但仍然不容忽视。为了荣誉和利益的战争总是大受欢迎。拿破仑证明了战争可以带来回报，他凭借战争造就了辉煌的人生，并留下了对军事荣誉的长久迷恋。人们从小就被灌输军国主义以及对军事美德的赞颂，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才好转。

因此，大革命并未实现最初的目标。是的，就像踏上百年战争征途的人一样，1789年的法国人几乎不可能知道革命的搅拌机运作得多好以及还要继续运作多久。

索雷明白这点。他知道，有一个法国经历了大革命，而另一个法国只是从中幸存下来（西耶斯语）。他承认语言和行为的差异，承认行动者和接受者的区别。他既没有忽视伟大场合中的卑鄙，也没有无视可怕行为中的伟大。他的书翔实而新颖，他的参考书目是一座宝库，他的观点非常清晰，他的方法不偏不倚（即使有所偏颇，他也会毫不掩饰），他的文笔令人称道。现在，让我们开始读这本书吧。

目 录

英译本序言	I
导言	001
第一部分 大革命的深层次起因	
第一章 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胜利吗？	
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想是否已渗入法国人的精神之中？	011
启蒙思想是否包含了革命内容？	017
1789 年前夕存在革命心态吗？	024
第二章 大革命是专制主义的失败吗？	
1787 年之前国王有可能进行改革吗？	033
1788 年贵族的胜利是自由理念还是传统特权阶层的成功？	041
在大革命前夕和初期，国王完全退出舞台了吗？	050
第三章 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吗？	
1789 年前存在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吗？	056
1789 年的政治革命要归功于资产阶级吗？	064
1789 年的社会革命是资产阶级行动吗？	071

第四章 大革命是平民革命吗？	
1789 年的平民介入是前所未有的穷人起义吗？	079
为什么 1789 年巴黎爆发了起义？	087
1789 年的农村起义是一场由农民发起和主导的革命吗？	095
第二部分 大革命的进程合乎逻辑吗？	
第五章 大革命的失控可以避免吗？	
君主立宪在 1790 年可行吗？	108
国王出逃前革命运动就已经激进化了吗？	119
大革命对天主教会的重组埋下了内战的隐患吗？	126
第六章 大革命是意识形态之战吗？	
大革命要对法国同欧洲的冲突负责吗？	136
1792 年到 1793 年的民众运动有利于革命还是反革命？	146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吗？	158
第七章 恐怖统治有其逻辑吗？	
恐怖派是什么人，计划是什么，如何实施的？	171
恐怖统治为什么官僚化了？	190
为什么雅各宾派专政在热月 9 日自我终结了？	198
第八章 独裁不可避免吗？	
热月党人的反动是否标志着大革命的终结？	210
督政府的自由化尝试可行吗？	224
雾月政变是不可避免的吗？	238

第三部分 大革命是决定性的变革吗？

第九章 大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吗？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以建立个人独裁告终？	253
大革命和拿破仑发展起来的行政集权是旧制度的延续吗？	260
拿破仑的统治终结了反对者的存在吗？	270

第十章 大革命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吗？

大革命是否摧毁了法国经济？	276
法国大革命给精英阶层带去新鲜血液了吗？	282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平民阶层的境遇吗？	290

第十一章 大革命是一场文化的革命吗？

大革命是否将法国去基督教化了？	296
法国大革命瓦解了传统家庭吗？	304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新式人类吗？	312

第十二章 大革命留下了什么意识形态的遗产？

当代法国政治仍然笼罩在大革命的阴影之下吗？	325
大革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源头吗？	333
1789 年大革命是现代革命的源头吗？	340

结语	347
----	-----

年表	354
注释	380
索引	432

导言

对总督、将军、公爵等人物这一类贵族上层社会人士而言，大革命是他们所经历的一场噩梦。然而，对普通市民和革命军队而言，革命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人们开始相信，革命（Revolution）大胜日近，需要以下大而美的改革计划（Grand Plan）着手具体地实施。（See also, *革命前夜：1789年7月14日*）

对历史学家而言，法国大革命不完全是过去的样子了。¹¹ 不过，他们仍然坚持一种由来已久的诱人解释。1789 年正值资产阶级在西方蓬勃向上的时期，封建贵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压下渐渐衰弱，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最重要的背景。在理念层面上，启蒙精神的兴起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变革，而由于无法适应新形势，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制陷入了危机。

因此，1789 年的大革命始于贵族鲁莽的煽动，随后，资产阶级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由此诞生的新政权被烙上了这两者的印记。它不仅要面对与欧洲的冲突，也经历了革命精神的发展。1792 年第二次革命爆发，带来了共和国的建立，救国委员会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只是导致了领导革命的资产者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体，直到拿破仑 1799 年发动政变。

革命摧毁了旧式的团体社会，拿破仑则在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在新制度和反动者争夺世界的过程中，自由和平等的法国成了各民族向往的未来。¹²